

我最尊敬的法師

——為紀念仁公圓寂十週年而寫 超定

一代高僧仁俊長老，圓寂十週年了。依佛教界的慣例，凡是有成就的高僧大德，圓寂後都由讚頌委員會負責人，邀約教內師友撰寫追思之類的文章，記述其一生的嘉言懿行，以供後輩學人修學的典範。而且每年舉辦一次紀念活動，誦經、念佛、演說、專文，表達不忘本的報恩之情。然而，十年過去了，除圓寂那一年，由美東佛教界發起，在仁老創立的新澤西同淨蘭若，舉行一次追思讚頌會。會中本人簡介老法師生平，又代表眾學子的追思：「仁公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」。(事後補記，刊於美佛慧訊。)仁公圓寂週年，由美國佛教會主辦，在大覺寺做一場別開生面的紀念法會。如今經過這麼多年，繼承住持同淨蘭若的法師，可能謹遵遺囑，不作類似世俗的悼念集會。惟值得欣慰的，任職於國史館的侯坤宏博士，已集成仁公生平的完整事跡，編著「仁俊法師學譜」全書厚達七八三頁，由法鼓文化出版流通。對仁公一生九十三歲的出家、參學、作品、做人處事，為人師表的慈悲心行，都有詳實的記述。在此僅記我個人親近老法師的因緣。

本文題目已用過兩次，第一次是民國四十八年，在新竹青草湖靈隱佛學院，教務主任續明法師，為鼓勵學僧寫作，培養編刊做事的能力，所以令同學們自辦壁報。刊物名「學燈」，我被同學推舉為編輯之一，負責編刊，向學長們邀稿，自己也應以身作則，不能缺席，非繳卷不可。剛入佛學院一年，佛學一知半解，只是應付考試，實難寫出一篇理論性的文章。搜索枯腸，腦海中忽然浮現一位老師的慈容，於是執起筆來，描述「我最尊敬的法師」。一甲子過去了，

我也記不得那篇短文的内容。十幾年前，仁公九十嵩壽，北美的一群私淑弟子，包括有作家、教授、學人，共同發起，編印紀念專文，各以不同角度，描述仁老是如何自淨化他，內修外弘，慈悲利他的人間菩薩行，聊表弟子們的法供養。盛會難逢，我是仁老座下，久結法緣的老學僧，負責邀稿的編輯群，不會把我遺忘。寫什麼呢？千頭萬緒，題材太豐富了。憶起少年在青草湖畔的學僧生活，使我想起學僧壁報的題目「我最尊敬的法師」。一向性急的我，很快地寫成幾千字。繳卷後一直期待著，早日拜讀這班親近仁公，誠信的三寶弟子，他們是如何讚述這麼一代高僧？時間過得真快，經過三年，老人於九三之高齡告別人間，而紀念祝壽的刊物仍無音訊。我想，仁公忘我忘世的風格，沒有獲得仁公的慈允，負責主編的大德不敢違逆師命而作罷。我的文稿沒有退還，時經十多年，印象模糊了。現在就憑有限的記憶，三談「我最尊敬的法師」。

回憶往事，從出家、學僧、教學、出國、弘法、創道場，一路走來，在穩定環境中成長。最令我懷念的是青草湖畔親近當今的大善知識，印順導師、續明法師、仁俊法師、演培法師、通妙法師、妙峰法師等。在佛教界，他們堪稱首屈一指的弘法大師，深入法海，悲智雙運，不但能說、能寫，又能行。修行要領，教觀並重，解行相應，他們做到了，誠非過譽。

民國四十六年新竹靈隱佛學院招生，宗旨是：講授基本佛學，培植佛教僧才。對象是以出家男眾，年齡十五歲以上，二十二歲以下。在那年代，在寺院生活的女眾都是帶髮修行，未經圓頂儀式，當然不受具足戒。男眾呢？都是形同沙彌，尚未剃度，受沙彌十戒。佛學院主講續公，持戒謹嚴，辦學認真，既規定學生必須是出家男眾，

對於這班光頭俗漢(未受戒住寺，等於偷吃飯，續公這麼說。)都是不合格的學僧。經過一學年，決定聘請太滄老和尚為得戒，演培法師為教授，於民國四十八年元旦，隆重舉行傳授沙彌十戒，兼佛學院補行開學典禮。台灣佛教界的諸山長老、老和尚，少壯法師，著名的居士大德，嘉賓雲集。使我這位形同沙彌，大開眼界！其中一位儀表非凡，法相莊嚴的大法師，親教上人續公當場介紹：仁俊法師，乃是印順導師座下，最尊嚴，學養深厚，戒德冰清的一位傑出大法師。從本學期起，應允前來住院，擔任訓導主任，講授佛學。同學們聽聞喜訊，不勝欣幸之感！

仁公幼年出家，從小得剃度師栽培，除佛門念誦，沙彌律儀外，送他入私塾學習古文。舉凡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四書、五經、古文觀止，專攻漢學十幾年，而後投考天寧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。畢業後，二十五歲即應聘為天寧佛學院訓導主任。大陸淪陷之前，任教於上海靜安佛學院。民國三十八年從廈門逃難至香港，掛單於南天竺、鹿野苑。承續明法師的舉薦，得以親近印順導師。在香港淨業林，導師為住眾講「人間佛教緒言」，「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」，「人間佛教要略」，「人性」等，闡揚人間佛教思想的文章，都是仁公負責記錄的。他的大作，發表於海潮音及其他佛刊，篇篇皆是謹嚴精練之作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「青年·菩薩·國家」一文，可說是僧青年最嘉的勵志法語，句句震撼人心，鼓勵少年人，負起繼往開來，續佛慧命的責任。所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；佛教興亡，佛子有責。仁公不愧為人間佛教的菩薩僧！

佛學院教務主任續明法師，長期親近印順導師，三學等持，尤重戒學。領導學僧，持以中道態度，只要不犯大錯，罰則不外是警戒、

跪香、訶責。但仁公則不然，他領眾的作風，主張嚴教寬養，健全的僧格，不容有任何違規越矩的心行。男眾佛學院，規定女眾只許上課來旁聽，男女界線分明。有一次，仁老發現有一位同學，與女眾交談幾句，當場獅子吼，下令開除！不過還是尊重主講法師，奉告時在福嚴的續公回來，看他如何處分。續公認為事態沒有那麼嚴重，訓斥警誡即可；勒令開除，未免太重了。其實，同學們都很單純，不可能明知故犯。因學院附屬於寺院，學僧每天飲食，當行堂的要到大寮端菜飯，跟常住執事人打招呼，閒談兩句是平常事。

仁公理想太高了，他寄望出家人，個個立志做高僧。於戒學做到「無垢、無破、無穿漏」；於微細罪，生大怖畏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堪為人表率。他立願：「建一個道場，樹百年規模。」台北新店同淨蘭若的創建，便是基於這一大願而來。當時佛教界的僧青年，得悉仁老道場落成，個個興致勃勃，整理行囊，告別常住，上山親近這一代高僧。俗人望子成龍成鳳，出家為人師表，則期盼子弟成為佛教棟樑，法門龍象。仁公眼看這群佛教明日之星，心中暗喜著：「建一個道場，樹百年規模」的願景，應該可以實現了吧？日常生活，三時起床。早晚念經，音調和諧；敲打法器，輕重快慢適中；行住坐臥，威儀如法；研習聖典，夙夜匪懈；珍惜光陰，分秒必爭。這是專修道場，既不應赴信徒，也不做經懺佛事。阿蘭若處，乃是陶冶聖賢的大冶洪爐，養成高僧的培訓中心。仁公本人以身作則，規定住眾三時起床，自身提早一小時。兩餐伙食，各一大碗羅漢菜，（過午不食，需要藥石者，午餐預留，不另起火。）不准闖寮閒談，房門常開，避免懶惰晝寢；這裡可不是養老院啊，無所事事，虛度時光。僧團共住，遵行佛制六和敬，利和同均，戒和同守，務必人人奉行正法，負起僧團的神聖使命！

然而，好景不常，各方僧青年慕名而來，但共住不久，適應困難，一個個告假下山去了。古德感歎，時丁末法，去聖時遙，眾生福薄根鈍，聖教難弘。處此時代，做個老實的本色僧人，過著叢林生活，遵行清規，共住共事，已很難得。何況要求盡形壽，乃至盡未來際勤修三學，淨化三業，伏滅三毒，自律做到零缺點。進而以菩薩心自許，為佛教而學，為眾生而修，廣積福智資糧，邁向無上菩提大道！

仁公稟賦剛強，勤勇無間。拜讀他的大作，文末總是註明住處：「警危室」。可用成語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來形容，他的三業行為，除了中夜睡眠外，時時處處都保持警覺狀況。起心動念，念念明覺正知。修持方法，以戒為本，不僅戒身口的行為，還要求戒貪、戒瞋、戒痴，令身心行為都合正法律。所謂即戒即訂即慧，正念、正知、正行，三學增上。仁老的尊嚴，令人不勝高山仰止之至！

我認識仁老半世紀之久，他的為人，嚴以律己，始終一如。生龍活虎，健步如飛；生活起居，不勞他人。我看他的儀態，老而強堅，能吃苦，勇於承擔，有福不享，他認為：「貪享世福的，沒有一個不走上絕路的。」。每次外出弘法，所有信眾供養，悉數歸公，捐入「印順導師基金會」。個人所需，四事供養，粗茶淡飯，維持色身而已。有一年借用本寺辦「佛法度假」營，時年八十，獨往獨來，不用侍者。衣服自己洗，午餐隨眾；早餐一大杯鮮奶(不加溫)，兩片土司(不電烤)，加一小碟水果，放於冰箱。凌晨二時起床，一人自用早餐。隨即進行他一天的功課，閱藏、講學，隨緣度眾的日常生活。

仁公確是一位不忘本，知恩報恩的人。印順導師、續明法師、演培法師，這三位對仁公的法乳深恩，實非言語所能形容。他說自從來福嚴精舍親近印公，「專心學法，廣讀經論，常聽經論，深得法益。我的學佛精神，學法觀念，都是這時樹立起來的。對導師的身教與言教，感到親切，真實而精湛莫測。而續明法師、演培法師，我總是以師禮敬之。」每天晚課時，念念不忘印順導師、續明法師、演培法師，「當盡未來際恭敬他們，歸依他們。」演公、續公、仁公三位，同是印公導師座下入室門人，由於演公和續公二人的推薦，才有緣親炙印公；良師益友，恩深似海，永難忘懷。我還記得仁老開示提及：「每天必讀妙雲集」（和其他專著），假如有一天忘記拜讀，晚上睡不著覺。尊師敬法的精神，何等真誠懇切啊！

佛說五蘊熾盛苦，色心和合的生命，四大不調，必帶來病苦。仁老個性那麼剛健，也難免常遭病魔的侵擾。自香港來台，初十年間，幾乎每年動一次手術。住同淨蘭若期間，因皮膚癌在台大醫院，接受鈷六十放射治療。還有一次，盲腸炎發作，強忍而惡化，成腹膜炎；若非緊急開刀，恐怕老命難保。晚年又為腸癌、肺癌的折磨，苦不堪言。但是仁老的道力，已做到身苦心不苦了。臨終之前，王金平院長來訪，事後讚言：「不愧為一代高僧，清淨、慈祥、莊嚴，病人看不出病相！」

寫到這裡，該擱筆了吧？又回憶起另一段往事，欲罷不能。仁公在他五十四歲的壯年，應美國佛教會的邀請，來美弘法。而我也在三年後，從寶島飛來相會。多年不見，音訊隔絕，沒想到竟然在陌生的異域重逢。我來美之前，隨團參加越南妙法院落成，恭聞演公

說法一週。禮成後經過曼谷，前往星洲靈峰般若講堂，在演公座下親聆教益。停留約四個月。承蒙演公的鼓勵，勸我移民美國。幸得壽冶老和尚的慈允，寄來邀請函，就憑此信函申請美國入境手續。一切順利，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底，從松山國際機場出境，經夏威夷，三更半夜到達舊金山，轉國內班機，於翌日早晨抵達甘迺迪機場。令人感到意外的，壽冶老和尚而外，敏智老法師、仁公、淨海法師等諸大德都在機場見面。他鄉遇故知，喜樂何似！從此之後，約有三十五年之久，與仁公結下深厚的師生之緣。尤其是仁公晚年，為奉報師恩，繼承印順導師的思想，發揚人間佛教，不遺餘力。他成立「北美印順導師基金會」，做了許多深具意義的大事，例如英譯導師的著作，發放獎學金，大力支持中華佛典電子協會，完成大藏經及其他佛典資料庫，免費供諸教界、學界使用。其間，仁公創辦正覺之音月刊，以及定期舉行「佛法度假」營。每期以三天至七天的弘法活動，安排密集性的課程，解理與實修並重，讓每位學員來此享受甘露法味，真正輕輕鬆鬆，解脫塵勞，意義深長！一般世俗所謂度假，外出旅行，成群結隊，吃喝玩樂。幾天假期，苦中作樂，結果是徒增疲勞，談不上真享受。唯有佛法的生活，沐浴法海，蠲除煩惱，清涼自在，才是度假的真義。仁公開示度假之意：世俗假名，緣起無我，常人不解，妄執為我，順我起貪，逆我起瞋，起惑造業，受苦無窮。唯有懂得假的人，毀譽不動，絕貪瞋之念。從佛法的熏修中，不斷增長智慧，悟世間虛假無實，心量廣大，持平等心，慈眼視眾生。是故，生生世世，以佛心為心，看待一切人。

佛法度假的活動，原是巡迴式，美國本土，或南美等地，由各佛教社團來共襄盛舉。後來購置一座神學院，改名同淨蘭若，佔地廣闊，建築物有七萬呎，佛殿、齋堂、教室、寮房齊全。此後每年夏

季固定七天，諸位法師和各方善友，共聚一堂，熱烈地研討人間佛陀的正覺之音。從一九九八年起，每屆度假營我都依約參加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人人讚歎，法喜無量！

最後，再談我與仁老的特殊法緣。他創辦正覺之音，主旨在傳播人間佛教的思想，發揚初期性空大乘菩薩的精神。該刊選稿謹嚴，內容沒有相當水準，它不會刊登。很榮幸地，承蒙仁公器重，特吩咐主編大德向我邀稿。師命難違，我每期寫三千字，前後大約六年之久。後來仁公法體違和，無法按時賜稿，執事同仁議決：暫時停刊。我搜集全部文稿，應本寺信眾的請求，集成兩本書，「緣起的面面觀」和「緣起的人生觀」，出版流通，與大眾結緣。第一本出刊前，又蒙仁公慈悲，寫一篇序文，誠懇地向讀者推薦：「本書具有正知淨行的啟導性。」同時，「藉此因緣，我想與超法師訂一誓約：生生世世倡踐緣起正法，性空實相，遮絕『真空生妙有的世俗執見！』」如今，仁公圓寂十週年，略述一甲子的前塵往事，奉告有緣諸師友，為何他一直是「我最尊敬的法師」，獻給同參學友，為大家共同修學的典範！